

远方出版社 ■

爱弥儿

(三)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SHIJIE SIXIANGXUESHUMINGZHU WENKU

爱 弥 儿

[法] 卢 梭 著

(三)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68)
第三卷	(224)
第四卷	(306)
第五卷	(559)

现在来看一看两种实体的概念与神性的概念中间，看一看我们的灵魂对于我们身体的作用的不可思议的意念以及上帝对全部生物的作用的意念之间，还存在着多大的差距，创造、毁灭、无所不在、永生、无所不能以及神性，这各种各样的观念，既然是只有很少数的人觉得才既混乱又模糊，而一般人却是一点也不知道，当然也就不感到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但为何只有初步的感官活动、而且要接触什么才思想什么的青年人看起来又是那么费劲，也就是说看起来如何会一点也不明白呢？在我们周围开凿许多无限的深渊也是没有用的，小孩子对它们是一点也不害怕的，他们小小的眼睛是发现不了它们的利害程度的，在小孩子觉得所有都是无畏的，他们不明白哪一样事情是有危害的，其原因并非因为他们的能力特别大，而是出于他们的智力浅。我发现，他们竟觉得无限大是小于而并非大于他们所明白的空间的大小的。他们用脚而不用眼睛去推测一个广阔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这个空间虽然大，但并不大于他们所能够看到的范围，而是大于他们所可以走到的范围，倘若你给他们讲上帝的力量如何样大，他们可能觉得充其量仅仅是同他们爸爸的力量差不多。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是拿他们的知识来衡量所有可能的大小的，所以他们觉得你告诉他们的东西总是比他们所晓得的东西小。无知的人以及智力薄弱的人全部的自然的判断力就是如此的。哀杰克斯之所以不敢与阿基里斯较量，而敢于向丘必特挑战，是由于他认识阿基里斯而不认识丘必特。一个自觉得是人间最富有的瑞士农民，假如你通知他国王是如何一个人的话，他就可能神气十足地问你：“国王在山上放

养的牛是否有一百条？”

我早就料到，很多读者会感到奇怪，由于他们发现我从我的学生的童年时候起就一直跟随着他，但丝毫没有向他讲述过宗教。在十五岁的时候，他还不明白他有一个灵魂，可能到了十八岁的时候，我以为还是不应该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由于，假如他还不曾到需要明白的时候就提早明白的话，他也许就永远无法真正地晓得了。

假如要我描写一件令人生气的蠢事的话，我就想描写一个腐儒用问答法给孩子们讲教条时候的情形；假如我想将一个孩子气得发疯的话，我就叫他给我讲解一下他所说的那些教条是何意思。你可能会反对我说，基督教的教条基本上是神秘的，倘若等一个人的思想可以理解这些的时候才教他，那不仅要等到孩子长成大人，而且要等到那个人不在人世的时候才可以教了。关于这一点，首先我要回答的是，不仅有一些神秘东西是人无法想像的，而且是无法相信的；假如不是教育孩子从小就学着撒谎的话，我看，用教条去教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再说，要承认神秘，至少要明白它们是不可思议的，而孩子们连这个概念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当一个人还处在事事都感到是十分神秘的年龄时，就无所谓神秘了。

“要相信上帝才能够得救。”这个被误解了的教条其结果是造成了人们用毒辣的手段铲除异己，而且使人养成爱说空话的习惯，所以学到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理智。显而易见，要永远得救，就不应该浪费一点点光阴；但是，假如颠来颠去地老是念几句话就能够永远得救的话，我就不知道我们为何不可以让喜鹊与鸚鵡也象孩子们那

样升入天堂了。

信仰的义务含有履行这种义务的可能性。没有信仰的哲学是错误的，它误用了其所培养的理智，而且将它可以理解的真理也抛弃了。然而，一个自称是信仰基督教的孩子，他有何可信仰的呢？他只可以相信他明白的事情；他对你教他讲的那些话，理解得很少，以至你拿相反的道理去教他，他也会马上接受。小孩子与许多成年人的信仰是一个地理问题，他们是否生在罗马就比生在麦加的禀赋好呢？你通知这个人说，“穆罕默德是代替神说话的人，于是他就跟着说穆罕默德是代替神说话的人。”你对那个人说穆罕默德是一个恶棍，那个人也就跟着说穆罕默德是一个恶棍。假如将两个人的位置调一下，这个人就会信任另一个人所相信的说法。我们能否因此就把两个禀赋这么相同的人，一个送进天堂，一个投入地狱呢？当一个孩子说他信上帝的时候，他所信的并非上帝，而是彼特和吉姆斯，由于是他们告诉他有一个世人全部称之为上帝的事物；因此说他对上帝的信仰就好象幼里皮底斯所说的：

啊，丘必特！对于你，我只听说过你的名，而未见过神这个神。

我们觉得，那些没有长到懂事年龄就死去的孩子，是不可能失去永恒的幸福，天主教的教徒也认为，受过洗礼的孩子，即使不曾听说过上帝，也不会丧失永恒的幸福。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不信上帝同样能够得救；这种情况发生在儿童时期或疯癫时期，由于这时候人的精神无法进行为了认识上帝而一定要进行的活动。我觉得你与我之间的分歧在

于：你认为孩子们在七岁的时候就可以认识上帝，而我则却觉得他们就是到了十五岁也不行。我的看法是对还是不对，无法拿一个信条来判断，一定要简单地看一看自然的历史。

由上述原理能够发现，如此的人即使到老年都不曾相信过上帝，只要他自己不是有意不信，就不可以由于他没有信过上帝而取消他来生去见上帝的权利；我觉得，他一定不是自己愿意成为这种故意不信上帝的人。就疯人来讲，你也承认虽然疾病是夺去了他们的精神能力，但不曾剥夺他们做人的资格，所以同样无法剥夺他们享受上帝的恩惠的权利，既然这样，为何那些从童年时候起即与世隔离而过着非常野蛮的生活的人，只因为未获得只有与人交往才能获得的知识，你们就不同意他们也享受上帝的恩惠呢？你们可能会说：“那是由于要这样一个野蛮人将他的思想可以到能够认识真正的上帝，明显的是不可能的。”理智告诉我们说，只有在一个人有意犯下错误之后，我们才可以给他以惩罚，我们决不可以将一个无法改变的愚昧无知看成是他的罪恶。由此可见，在永恒的正义面前，所有一切愿意相信上帝的人，假如他具备了一些必要的智慧的话，就算是信上帝了，并且，除了那些根本不接受真理的人之外，一个人即使不信上帝，也不应该因此就惩罚他。

我们不要对着那些没有水平理解真理的人宣讲真理，由于那样做，等于是散布谬论。他宁可对上帝一点想法都没有，而不可对上帝产生鄙俗的、荒诞的、侮辱的以及不尊敬的思想；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总不如亵渎上帝的害处大。忠厚的普卢塔克说：“我宁愿别人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普鲁

塔克这么一个人，而不希望别人说：‘普卢塔克为人既不公正又十分的妒忌，并且还是如此的专横，硬要人家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

在孩子们的心中将上帝描画成奇形怪状的样子，其最大的坏处就是这些样子将终生留在他们的心中，而且在他们长成大人的时候也觉得上帝只不过就是他们在儿童时期听到别人所讲的那个样子。我在瑞士曾经发现一家人是如此地相信这个道理，以至那和蔼虔诚的母亲在他的儿子幼小的时候不向他讲宗教，怕的是他满足于这一点点肤浅的知识，到了懂事的年龄时就连再好的知识也不听了。听人家讲到上帝的时候这个孩子总是肃然起敬的，但一当他自己要讲上帝的时候，人家就阻止他，似乎这个事情太深奥，不是他那样的人能够讲的。这样的忌讳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同时，出于自尊心，他就如饥似渴地想象尽快有一个时候把大家硬不让他懂得的神秘事情搞个清楚，大家越不向他讲述上帝，越不许他自己讲述上帝，他反而越是想知道上帝。这个孩子感到到处都看到上帝。我担心的是：象这么故作神秘的样子，将极度刺激一个青年人的想象力，把他的头脑搞得迷迷糊糊的，以至最后不是使他成为上帝的信徒，而是成为上帝的盲从者。

我们一点也不担忧爱弥儿会变成这个样子，由于他对全部超过他理解力的事物都一概不去过问，听到人家讲他不明白的事物，他往往是心不在焉。有好些事情他都觉得与他不相干，即使再多一件事情也不至于使他觉得为难；他之所以开始想明白这些重大的问题，不是由于他听见人家提出这些问题，而是由于他的智慧的自然发展促使他去做这方面的研

究。

我们已经观察过受过文化熏陶的人的心灵是通过哪些道路走向这些神秘的境界的，我愿意承认，即使处在社会当中，也要到年岁稍长的时候才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那个境界。当然，由于社会中存在许多无法避免的因素加速了人的欲念的发展，因此，假如不同时让调节欲念的智慧也迅速发展的话，我们就真会脱离自然的秩序，从而也将扰乱其平衡。当我们无法控制一种事件过快的发展的时候，就一定要让跟它有关的某种事物也以相同的速度发展，才不至于使秩序混乱，才可以使应当同时前进的事情不至于脱节，才能让人在一生当中时时刻刻都是如此的完善，不至于有时，由于这种能力的过快发展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有时由于那种能力的过快发展让他变成那个样子。

在这里我发现遇到多么大的一个困难啊！而且，因为这个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身，而是由于那些面对这个困难的人懦弱无能，不敢解决，因此这个困难就越来越大了。我们至少要敢于将这个困难提出来，我们要从这一点着手做起。一个孩子要受他父亲所信的宗教的影响，人们常常给他论证这种宗教无论如何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宗教，而别的宗教则都是荒唐无稽的。在这个问题上，这种说法有无说服力，完全要看它是哪一个国家的人说的。一个土耳其人倘若在君士坦丁堡说基督教是非常可笑的话，那就让他到巴黎来打听一下我们对回教的看法！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人的偏见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既然不让他受到所有事情的束缚，既然不屈服于权威，既然不拿爱弥儿在另外地方他自

己无法学懂的事情去教他，那么，我们要培养他信哪一种宗教呢？我们使这个自然的人加入哪一个教派呢？我感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简单的。我们既不教他加入这一派，也不教他加入那一派，而是叫他自己正确地运用他的理智去进行选择。

在余烬掩盖的

火上，我向前迈进。

不要紧！一直到现在我都保持着我的热诚与信心，这就能够弥补我的考虑不周。我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它们可以保证我不犯过失。诸位读者，你们别耽心我会采取一个爱真理的人不屑于采取的小心谨慎的样子，我绝不会忘记我的方针，然而我每每要怀疑我的判断是不是正确。我在下面通知你们的，不是我心里的想法，而是另外一个身分比我更高的人的想法。我保证其中的事实全部是真的，它们全部是我所抄录的这段文章的作者的真实经历，是不可以从这段文章中对我们所谈的问题得出一些有用的看法，那要由你决定。我建议你不要拿另一个人或我的感觉当作评判的标准，我只是把它抄录在这里提供给你研究。

三十年前，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市里，有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穷困到了极点。他原来是一个加尔文派的教徒，可是后来因为一时的糊涂，感到自己流落异乡，谋生无术，为了糊口就改变宗教，在那个城市里有一所专为改宗教的人设立的寓所，人家将他收容在那里。人们将宗教上争论的问题告诉了他，所以使他产生了他从来没有过的怀疑；人们让他懂得了他本来不懂得的罪恶，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教理，发现

一些更新奇的风俗；他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差点成了它们的牺牲品。他要想逃跑，人们将他关起来；他口出怨言，人们就惩罚他。在残酷的人们的摆布之下，他发现自己由于不愿意犯罪反而被当成是罪人来处理。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第一次遇到强暴和不公正的待遇时心中是多么愤怒，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感受得到的。他眼里流出愤怒的眼泪，心里压抑着怨气。他对着上天以及世人诉说委屈，他向每一个人吐露心声，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他所说的话。他所遇到的全部是那些专干他羞于见闻的坏事的歹徒或帮凶，他们嘲笑他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鼓励他学他们的样子。要是一位诚实的基督教牧师因事到那个寓所去，想到一个办法悄悄地给他出主意的话，他可能就完全埋葬在那里了。那个牧师十分穷，需要大家的帮助，而被压迫的人却更需要他的帮助；他毫不犹豫地冒着为自己引来凶恶敌人的危险，帮助他设法逃跑。

远离了灾难又陷入了困顿，这个年轻人白白地与命运抗争一阵，有一个时期他觉得他是战胜了它，刚刚碰到一点点好运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的病苦以及他的恩人，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不久就受到了惩罚，他全部希望都彻底幻灭，他虚度着青春的年华，他浪漫的思想败坏了他的全部。他一方面既没有充裕的才能以及办法去创造一条顺利的道路，既不懂得克制自己又做不来坏人，可是另一方面又想获得许多无法获得的东西。他又再一次陷入了穷困的境地，没有面包吃，没有地方住，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他的恩人。

他重新回到他的恩人那里去，他寻着了，而且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那位牧师一发现他就回想起他做过的一件

好事，这种回忆一直是让人的心灵感到快慰的。这个牧师天生就是十分仁慈而且富于同情心的，他以自己的痛苦去感受别人的痛苦，优裕的生活并未使他的心肠变为铁石，知识的熏陶以及豁达的品行使他的天性越发善良。对那个年轻人他表示欢迎，帮他寻了一个住处，把他介绍到那里去住，而且还将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分给他，勉强地维持着两个人的生活。不仅这样，那个牧师还教育他，安慰他，教他如何苦苦坚持，耐心地度过逆境。你们这些有偏见的人啊，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在一个牧师的身上出现，会在意大利出现啊？

这个诚实的基督徒是萨瓦地方的一个贫穷的牧师；因为青年时期的一次冒失的事情，同他的主教发生了分歧，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上寻找他在他的故乡找不到的谋生的道路。他并不是一个缺少智慧以及文化的人，同时，由于他长得清秀，得到了许多人的照顾，并且被安排在一个官员的家里，教育他的儿子。他宁愿贫穷也不想要寄人篱下，他不擅长应付阔气的人物。他在那位官员家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久，可是在离开那里的时候，他并没有失去人家对他的尊敬；因为他的生活高尚，为人们所拥护，他一心想风光地回到主教那里去，请主教派他在山区做一个小小的牧师，以便在那里度过他的一生，他最终的志愿仅此而已。

对这位流落异乡的年轻人他自然而然地送去关心，并且对他进行了一番仔细的研究，他发现，不幸的命运已经让这个青年心灰意冷，耻辱和轻蔑使他完全失去了勇气，他的骄傲已变成对世人的厌恶，觉得人们不仁不义的行为全是因为

他们天性的邪恶以及道德的虚伪。他觉得宗教是自私的伪装，而神圣的崇拜变成为虚伪的挡箭牌。他觉得，在空洞乏味的争论中，天堂与地狱成了玩弄口舌与文字的对象，对上帝的庄严朴素的观念已经被人们胡乱的想象歪曲得不成样子；而且，当他觉得要信仰上帝就一定要抛弃上帝所赋予的理性的时候，他就对我们可笑的幻想以及我们之所以幻想的目的一样地进行轻蔑。因为他对事物的真相缺少了解，不懂得它们发生的原因，所以陷入了愚昧无知的处境，深深地看不起那些自以为比他知识丰富的人。

将宗教忘记得一干二净，结果将导致忘记做人的义务。这个浪子的心在这个里程上已经走了一半了。虽然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坏孩子，可是因为猜疑与穷困慢慢地吞噬了他的天性，所以很快地将他拖上了毁灭的道路，使他习染了坏人的行径和无神论的道德观点。

这样，一种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邪恶，还不曾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这个青年人也有一些知识，而且并非根本未曾受过教育的。他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激动不已的血液已开始使他的心灵趋于活跃，不为狂躁的感官所奴役。他的心依旧象一张白纸，天生的廉耻心以及怕羞的性情长期地束缚着他的心灵，其情形也象你这样百般地束缚你的学生。他所见到的那些彻底堕落与不光彩的恶行，不仅没有刺激相反地他的想象力受到了制约。他之所以在很长的时期中他能保持天真完全是因为他对事物的憎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德行；天真的心是只有在个人迷醉的引诱之下才会受到败坏的。

牧师发现了这种危险，也想到了摆脱的办法。困难并没

有让他退缩。他为他可以做这件工作而觉得愉快，他决心要将它完成，决心要让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这个人恢复美德。他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实行他的计划。崇高的计划鼓起了他的勇气，使他想出了与他的热心相配合的方法。无论结果如何，他肯定他的时间都不会白白地浪费。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做好事情的时候，他最终是一定会成功的。

他首先从获取这个新皈依的人的信任出发做起，他不提醒他对他的恩惠，他不命令他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他不向他絮絮叨叨地说教，他一直使自己可以让他所了解，而且降低自己，与他处在平等的地位。当我们发现一个严肃的人自己愿意去做顽皮的人们的同伴，当我们发现有道德的人为了完全战胜放纵的人，就遵照放纵的人的步调去做，我认为，我们是一定为这种情景所感动的。当那个年轻人稀里糊涂地来向他说一些杂乱无章的心事的时候，他认真地听着，让他敞开心扉；除了不赞同坏事之外，他对他所说的一切全部深感兴趣；他从来不冒冒失失地责备他，以免打断了他的话头，让他觉得难过；当那个年轻人兴奋地发现牧师在倾听他的时候，他便愉快地将他心中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这么一来，他将他所做的事情从头至尾地都讲出来了，而他还觉得一点也没有说咧。

把这个年轻人的情感与性格认真地研究一番以后，牧师觉得，从年龄上看虽然不能说他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可是他已经完全忘记他应该懂得的所有事情，出于命运乖戾而遭受的耻辱，扼杀了他心中真实的善恶观。一个阶段的堕落就可以夺去灵魂的生命，当一个人成天为衣食而绞尽脑汁的时

候，是听不到内心的声音的。为了挽救这个濒于道德死亡的年轻人，首先牧师就从唤起他的自爱心与自尊心着手做起：他对他指出只要善于发挥他的才能就能够获得美好的前程，他用人家的美好行为去激发他心中原有的热情；由于他让那个年轻人对行为良好的人产生了敬佩心，所以也就让他产生了学习那些良好行为的愿望。为了让他在无意中摆脱那种浪荡疏懒的生活，牧师就挑选了一些书籍中的要点让他抄写，谎称他自己需要阅读这些摘录的语句，从而在他的心中培养了高尚的思想的情感。间接地牧师利用那些书籍去教育他，使他自己充分地看重自己，而不自暴自弃地觉得自己是一个一无用处的人，

由一件小事情上就能够发现这个仁慈的人尽管从表面上没有进行教育，但是他是多么巧妙地使他的学生在无声无息中摆脱了堕落的境地。这位牧师一向是每一个人公认为非常廉洁和非常谨慎的人，所以有些人宁可把他们捐助的钱物交给他而不交给城里富裕的牧师。一天，有人拿一些钱给他去分给贫民，但那个年轻人竟然也厚着脸皮说自己也是穷人，请求他也分一点钱给他。‘不’，那个牧师讲，‘我们已经成了弟兄，你就是我家里的人，我不应当拿这笔钱供自己使用。’接着，他依据那个年轻人所要的钱数，将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交给他。这样的教训，是一定会使得那位尚未彻底败坏的青年铭记在心的。

我用第三人称来讲，已经讲得不耐烦了，戒备根本是多余的；由于，亲爱的朋友，你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不幸的逃亡异乡的人正是我自己。我现在觉得，我不会再象青年时期那

样地胡闹，因此我敢于承认以前我所做的胡闹行为；而那个将我从堕落的境地中挽救出来的人，是值得我在这里再受一点羞辱以赞扬他的恩情的。

在这位尊敬的牧师的个人生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德行高洁但不虚伪，他心地仁慈却不脆弱，他说话坦率，言行始终一致。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他追问他所帮助的那些人是否做晚祷，是否经常忏悔，是否在指定的日子里守大斋，是否守小斋；他也不命令他们答应他类似这样的条件，但是，假如不履行这些条件的话，他即使饿死，也休想别的信徒来帮助他的。

看到他这些行为，我非常受鼓舞，所以，在他面前我不仅不表现一个刚刚皈依的人的那种装出来的热心，相反不向他隐瞒我的各种想法，并且，从来没有因此而受到过他的教训。我有时候对自己说，他之所以不理睬我为何如此不关心我所改变的教派，是由于他发现我对我小时候所信奉的宗教也一样是漠不关心的，因此他觉得我这种轻蔑的态度并非一个教派问题。可是，当我偶然地听见他赞同与天主教教义相反的教理，当我发现他似乎鄙视它的一切形式的时候，我心里又是如何想的呢？假如我曾经有那样一次发现他对他表面上好象是不大重视的仪式马马虎虎应付了事的话，也许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虚伪的基督徒了；然而，因为我深深明白他即使在没有人在场的时候，他也会在公开场合那样克尽牧师的职责，所以我不明白应当如何判断这些矛盾的现象了。除有一次过失曾经让他有失体面，但后来又不可能再来弥补以外，他的生活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模样的，他的行为是无可指

责的，他的话是非常诚恳而且合乎情理的，因为我同他非常亲密地相处，所以我对他一天比一天地更加尊敬；他对人处处关心的举动，赢得了我的内心，从而使我急于要找一个机会明白他是根据哪些原则才始终如一地过着如此奇异的一生的。

等了很久这个机会才到来。在吐露心声之前，他先致力于让他在他的弟子的心灵中撒播的理智和善意的种子发育幼苗。在我身上最难克服的是一种愤世疾俗的逆反心理，是对世界上的富人以及幸运的人的一种厌恶，似乎他们全都是牺牲了我才发财走运的，似乎他们的所谓幸福全部是从我这里夺过去的。青年时期的狂妄的虚荣心碰到羞辱的钉子，所以使我更易于爆发愤怒的脾气；我的老师费尽心计地让我恢复了我的自尊心，但是这种自尊的心理反而让我骄傲起来，感到世人比从前是越发邪恶，我不仅蔑视他们，而且还痛恨他们。

他不直接打击我这种逆反的心理，而只是防止它让我的心肠变成铁石；他不阻止我自己尊重自己，而只是让我不要由于自尊就看不起别人。因为他常常揭开虚假的表面，给我指出在表面掩饰之下的实际的痛苦，所以让我对我的同伴的过失深表惋惜，让我对他们的痛苦表示怜悯，让我同情他们而不妒忌他们。由于他对他自己的弱点深有体会，因此对别人的弱点极为同情，觉得世人都是他们自己的罪恶与别人的罪恶的牺牲者；他发现穷人在富人的桎梏之下呻吟，但富人又在偏见的桎梏之下呻吟。“相信我，”他说道，“我们的幻象不仅无法掩盖反而增加了我们的痛苦，因为它们让本来没